

甘肃盐官盐神信仰

□赵琪伟



甘肃礼县盐官地处西秦岭山区的西汉水上游，与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发现的大堡子山秦公西垂陵园毗邻，是古代关陇道和蜀陇道连接线上的军事要塞和重要商埠，也是丝绸之路通蜀的必经重镇，以盛产井盐而闻名陇上。以盐为内容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亮丽名片，除独特的井盐生产技艺（入选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与盐有关各类神话传说（如玉兔显井、泉涌卤水等）、奇闻逸事（如汉水龙王的传说、樊哙献盐、诸葛亮卤水洗尘等）以及民俗俚语（如盐神庙会，走到盐官吃了一碗咸饭等）外，浸透早期秦文化印迹的盐神信仰更是独具地域魅力。

盐官——历史被盐浸透的陇上名镇

我国是盐资源大国，东部的海盐、西部的湖盐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井

盐资源都非常丰富，但放眼关中、陇中、陇南一带，除了甘肃礼县盐官和漳县盐川的井盐之外，盐资源相对匮乏，而这两处井盐产地距离其他盐场也相对较远，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作为陇上名镇的盐官，井盐生产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从今山东一带西迁到关陇地区的嬴秦一族从周代始就在此处开采盐井，后历代在此设官管理盐业。盐官井盐“味与海盐同”（郦道元《水经注》），“能消癭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馨香醇绵，清火润燥，颇受世人青睐。盐官井盐资源自古至今极其丰富，郦道元称“水与岸齐，味甘美”（《水经注》），民国《西和县志》记载：“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民国时期，盐官隶属于西和县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划归礼县）。据专家研究，广开卤池、马饮卤水是秦人

先祖非子牧马成名不可或缺的因素，煮水成盐也是秦人在此“安营扎寨”，韬光养晦，最终能东图关中一统华夏的重要战略物资。早期秦人在此建都邑，修陵园，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汉代之后井盐生产更是历代相承，营煮不辍，久而久之官名易为地名沿用至今。从秦汉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初，当地井盐开发一直沿袭不断，产销两旺，“秦之陇西，汉之天水，宋之汉阳盐皆出此地”（明嘉靖《重修盐井碑记》）。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陇蜀纪行诗》中就有一首以《盐井》为名的作品，其中“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汲井岁榘榘，出车日连连”等诗句，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井盐生产盛况。根据现存资料记载，明代盐官每年产盐13万多斤，“西南通徽、成、阶、文、礼县、汉中，东通秦陇。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靡远弗济”（明嘉靖《重修盐井碑记》）。清光绪年间，当地有盐民



盐官镇官道

250户，盐年产量23万斤（民国《礼县志》）。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年产井盐13.5万斤，最多时达40万斤（1999年版《礼县志》）。上世纪70年代，随着当地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价廉物美的海盐大量进入，当地井盐最终淡出了传承近三千年的历史舞台，成为一种民间的记忆符号和独特的文化标签。

盐神信仰与民间盐文化

神灵信仰是民众向民间神祇祈求护佑或趋避灾祸的一种行为，它世代相承，具有相应的仪式制度。由于人们生活离不开盐，所以需要它的人格化产物——盐神。盐神信仰与人类对盐的开发与利用同步，是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在历史上各地信奉的盐神也各不相同。有供奉“人工煮盐的首创者”宿沙氏的，有供



盐官镇盐神庙

奉“举于鱼盐之中”胶鬲的，有供奉“坐收鱼盐之利”管仲的，也有供奉开井汲卤者张道陵的，还有供奉葛洪（河南）、梅泽（四川自贡）、詹打鱼（天津长芦）、陈应功（福建莆田）、陈雄才（苏州）和杨震（四川忠县）的。而且不同籍贯的盐商和不同民族的盐民供奉的盐神也有差异。如陕西籍盐商供奉关公，福建籍盐商供奉天后，贵州籍盐商供奉玄天大帝，云南白族供奉谷女，傣族供奉帝洼拉哥，佤族供奉娅排，纳西族供奉天井娘娘，阿昌族供奉桑姑尼，西藏藏族供奉扎古恶脸等。这些盐神要么是发现或生产盐的文化英雄，要么是赐盐给人类的神灵，要么是占据鱼盐之地有功而被奉为盐神的部落始祖神或盐业所奉之祖师神等。

盐官的盐神信仰也由来已久。建造在盐官镇旧城南门外的盐神庙（又名盐井祠），基于供给一方生灵的盐井而设立，占地660平方米，由前、中、后三院组成，前院为汉龙阁，中院为古盐井所在地，后院为盐圣母殿。盐神庙是当地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景点，庙内供奉的盐神当地人称为盐婆婆（也称“盐圣母”），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要举办一次声势浩大的盐神庙会，庄严神圣的祭拜仪式内容丰富，形式完美，特定的祭祀圈和信仰圈为盐民实现人、盐、庙（神）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平台，深受当地民众重视。

盐神信仰中渗透的早期秦文化元素

从深层次解析盐官盐神信仰中的早期秦文化元素，离不开与当地另一种民间习俗乞巧节的比较和研究。在距离盐官15公里的西和长道和礼县永兴一带，有一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乞巧习俗，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赵逵夫先生考证，传承千年的这一习俗是肇始于此的秦人的民间祭祖“大典”，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早期秦文化特有的“活跃因子”。而仔细分析盐官盐神信仰，其中有诸多与乞巧习俗相通之处，这是当地盐神信仰中浸透早期秦文化元素的有效佐证。

首先，二者祭祀的对象均为女性神灵，且姓名模糊，具有不确定性。民间信奉女性神灵是早期秦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与秦人先祖为女性有关，详见拙文《甘肃西汉水流域的早期秦文化遗俗》（《寻根》，2010年第6期）。全国其他地方的盐神都有具体姓名，也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公民”，但盐官盐神却为女性，还称为“盐婆婆”，这与乞巧活动的主角取名“巧娘娘”一样“受孕”于相同的“文化基因”。

其次，一年一度举办的盐神庙会与乞巧节的动因和程式完全相同。乞巧习俗作为典型的传统节日，在我国源远流长。近些年，仅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除西和的乞巧节外，

还有浙江省温岭市的石塘七夕习俗、广东省广州市的天河乞巧习俗。作为七夕乞巧文化文本的《牛郎织女传说》，也被山西省和顺县、山东省沂源县、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先后申报为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广州、嘉兴、胶东等地的乞巧习俗，也各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西汉水流域的乞巧习俗也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赵逵夫先生认为，当地乞巧的俗源依然是我国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而牛郎织女的产生与周、秦民族的交融密不可分。织女是在西汉水上中游地区起家的秦人的先祖女修，即当地人乞巧活动供奉的“巧娘娘”。牛郎则是陇东马莲河流域肇始的周人先祖农耕文明的化身。乞巧活动是当地世代生活于此的秦人后裔祭拜先祖“女修”，恳请赐给自己智慧和美好婚姻，然后恭送“巧娘娘”与“牛郎”相会。庙会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间祭祀神灵的一种形式。庙会禳灾祈福的传统民俗功能、娱神与娱人相统一的娱乐休闲功能、走亲访友与购物餐饮的经济功能成为群众劳逸结合、进行物资交流、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途径。盐官盐神庙庙会声名远播方圆百里，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盐婆婆的生日）举行，主要活动在盐神庙和戏场两个场所同时进行。在盐神庙内，盐民们通过上香、供奉食

物、向盐神“报告”自家一年来的产盐情况来含蓄“表达”新的愿望；通过烧纸钱、放鞭炮等程式进行祭祀活动，请求盐神保佑盐井永不枯竭、日常烧盐顺意、阖家平安。当地盐民每年举办一次声势浩大的庙会，还有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诉求，就是欢送盐婆婆与漳县盐爷爷相会。与礼县盐官相距180公里的漳县也是甘肃历史上的另一个产盐重镇，名曰盐川镇，盐川供奉的盐神叫“盐爷爷”，据当地老人说这里盐民供奉的盐爷爷是治水的大禹王。可见，这里的盐神庙庙会和乞巧习俗有许多情节上的雷同之处。

不难看出，盐官的盐神信仰明显带有从早期秦人“祭祖”仪式中剥离出来的印迹。当地民间乞巧节的文化学意义就是通过这一民俗活动欢送自己的祖先与“牛郎”相会，而盐神庙会举办的初衷也是当地盐民以节会的形式欢送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灵与远在异地的“夫君”相会，两者均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有人为盐神庙撰写了一副内容为“天上牛郎织女七夕银河相遇，人间辖盐夫妻四月漳邑重逢”的楹联，这无疑为当地的盐神信仰与乞巧习俗中蕴含着相同的早期秦文化元素，作了最通透的诠释。

（题图：盐官镇）

作者单位：陇南市委党校